

# 無求三教的相異，但求其道同而學

林維明

## ——以王陽明對三教合一的看法為主（五）

### 五、王陽明的「攝佛入儒說」探討

本節所選的一篇是與弟子陸澄的對話，論「爲學工夫」<sup>1</sup>，就是要「省察克治」，正是應用佛教的「四正勤」觀念，經文如下云：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sup>2</sup>，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精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sup>3</sup>，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sup>4</sup>，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sup>5</sup>，不可姑容與<sup>6</sup>。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

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sup>7</sup>時在。雖曰：「何思何慮」<sup>8</sup>，非初學時事。初學必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sup>9</sup>，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前文的白話譯文試解如下：

一天，師生共同探討爲學的工夫。先生說：「教人做學問，不可偏執一端，剛開始學習的時候心神不寧靜，精神不能集中，心中所想的大多是私欲之事，因此應先教他靜坐，以便安定思慮，久而久之，待其心意稍定後，如果仍一味的靜坐不動，就如同槁木泥灰一樣，就沒有用了，這時必須教他做反省體察克治私欲的功夫，而且不能斷，就像驅逐盜賊，必須要有一個徹底根除的決心，無事時，將好色貪財慕名等私欲逐一搜尋出來，一定要拔除病根使其永不復發才算痛快。好比貓捉老鼠

，眼視、耳聽，只要有一絲毫的私心雜念就立刻戒掉很有果斷，不可姑且寬容、不可窩藏，更不可放他逃走才是真功夫，才能徹底的去除私欲。等到心中無任何私欲可除，自然就可輕鬆地端坐拱手了。雖然這也是『何思何慮』，但已不是初學時的『何思何慮』了。初學時『何思何慮』必須要加上省察克治的功夫也就是『思誠』，誠心誠意思考一個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純正了也就是當下的『何思何慮』了。」

陽明對於靜坐中的思慮紛雜，提出「省察克治」的方法。《年譜》八年癸酉冬十月，至滁州，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不絕；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sup>10</sup>。「知止而後有定」根據王陽明的注釋曰：「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乎事物上怎生求？」<sup>11</sup>

陽明的意思是於一切事物上力求順乎天理，即是陽明所謂「省察克治」就是在念慮中分辨善惡。陽明言：「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

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sup>12</sup>，這種省察克治的念慮工夫，正如佛教四正斷（或稱四正勤）<sup>13</sup>的應用。

有關「何思何慮」的義理，但衡今云：孔子云：「何思何慮，無思無慮者，所思所慮，則滯於有。無思無慮，則墮於無，深得孔子立言之旨，亦佛氏所謂立一切法，亦不立一切法。」<sup>14</sup>其中所言「佛氏所謂立一切法，亦不立一切法」，出自《金剛經》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是謗佛，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sup>15</sup>正是「心無所往」<sup>16</sup>的心境，亦如《般若心經》所云：「（心）無所得」。<sup>17</sup>其實在《大乘密嚴經》曰：「名依相起，二從分別生，正智與如如，遠離於分別。」<sup>18</sup>即表示智慧可中止相貌和名言等分別式的認知，而彰顯無分別的實在性，稱之為如如，又叫空性，不生不滅，無相。所以佛所說的一切法真實空性就是本文所言的「何思何慮」，故此就是「攝佛入儒說」的例證。

本論文所引「論為學工夫」，主要在論述為學之道必須從簡單入手，循序漸進，舉例說：善於製弓箭者，必須先練習用柳條編織簸箕。在省察克治的工夫上，佛教四正勤是說對已生之惡；為除斷而勤精進，對未生之

惡爲除斷而勤精進，對未生之善爲生而勤精進。而對已生之善爲增長而勤精進，一心精進行此四法故名四正勤，而能斷除懈怠故名四正斷。而佛教所說的五法是一切因緣而生，每一法各具有一定的相貌稱爲「相」，而將每一相安立一個名字稱之爲「名」，分別所有一切名、相稱爲分別，而「正智」是正確的智慧。由正智所證得的真實性稱爲「如如」，此五法含蓋所有一切諸法。佛教所言四正勤、四正斷或五法，皆爲達到「空性」的循序漸進的方法，與陽明所言初學者必思省察克治修到天理純正，就是「何思何慮」，兩者具有異曲同工的「家族相似性」，故可說是「攝佛入儒說」，而另外的一篇與弟子蕭惠談論「體認真己」<sup>19</sup>，經文如下云：

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sup>20</sup>。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不聞<sup>21</sup>，惟恐污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

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sup>22</sup>，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sup>23</sup>。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sup>24</sup>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sup>25</sup>，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白話譯文】心的本體原本只是天理，原本沒有不符合禮制規定的事情存在，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這個真正的自己，是軀殼的主宰，如果沒有真正的自己就沒有軀殼，真是有它就生，沒它就死，你若真爲了這個軀殼的自己，就必須借助這個真正的自己，就須經常保持真正自己的本體，做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唯恐汙損了一點點的真正自己，剛有些微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念頭萌生，就如同被刀割、被釘刺，無法忍受，必須扔掉刀、拔除針，這才是有爲自己著想的心，才能克己，你現在正是認賊爲子，爲何卻說有爲自己著想的心，卻不能克己呢？……先生說：「這就像啞巴吃苦瓜，對你說不出口，你要明白其中的苦，一定要自己品嚐。」當時，徐愛在一旁說道：「這樣才是真知，才是行」，一時在座的諸位學友都有所省悟。

原「體認真己」的引文是出自《傳習錄》的一二三

條及一二五條，王陽明與弟子蕭惠談論私心難克問題，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sup>26</sup>這是達磨對慧可安心公案的借用，所不同的是慧可悟到「一切諸法，本來空寂」<sup>27</sup>，包括心也是空。然而王陽明則是要明瞭何謂真己，這個真己是人的「心」是「性」或「天理」，而非一團血肉的心，錯認了就是「認賊作子」。陽明的「真己」就是《楞嚴經》所稱不生不滅的「本妙真心」（或稱如來藏），人人本有如來藏，但迷而不知，但執外緣，自取流浪。對於心的本體，在陽明的觀點是不可言說，如《楞伽師資記》所言：「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明，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sup>28</sup>因此可說陽明的「真己」如佛教的「真如」，故說其為「攝佛入儒說」。

佛教把有情的心識分為八種，即眼、耳、鼻、舌、身五種感官的識，及意識和執持我見的「末那識」，和能藏自己所種的善惡種子的「阿賴耶識」，《楞伽經》把第八識稱為「如來藏藏識」。<sup>29</sup>淨者為「如來藏」，而不淨則稱為「藏識」，故「阿賴耶識」是真妄一體的識，與世間互為因。有煩惱造業而感苦果，若是斷掉苦因，則沒有煩惱及造惡業的因，則可證真實性，而得到

平等清淨的解脫，即悟本具的如來藏。「阿賴耶識」與前七識的關係，如同海與波浪的關係，若無心風（諸煩惱）鼓動心海，而形成前七識的波浪，則將常現無生滅的相。離於無常，我執的戲論，故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就是每位覺者本具的心性本淨，稱之為「如來藏」，也就是真我，如同陽明所稱為的「真己」，兩者是具「家族相似性」，故可說是「攝佛入儒說」。

（未完待續）

### 註釋：

- 1.（明）王守仁撰，前揭書，頁十四。
- 2.心猿意馬：猴性好動，馬性愛跑，以心論猿猴，而意如馬，表示心意不定。或稱「心馬」。如佛教《觀心論》：「戒為制心馬，雖持五部律，不知問觀心，心馬終不調」（《大正藏》四十六冊，頁五八五中）其意思謂：雖持戒律，但不觀心，則心仍不能調伏，應置心「觀法實相」。
- 3.槁木死灰：毫無生趣或寂寞無情。《莊子齊物論》：「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4. 以「貓之捕鼠」喻「省察克治」工夫出自禪門語錄。宗

杲著，《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云：晦堂云：「汝見

世間貓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六

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舉無不中。誠能心無異緣，意

絕妄想，六窗寂靜，端坐默究，萬不失一也。」參見石

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撰》第三卷，第一冊（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頁四五—四五六。又

株宏《禪關策進》云：「後參皖山長老，教看「無」字

，十二時中要惺惺如貓捕鼠，如雞抱卵，無令間斷（《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一〇九九中），其意思是未透

徹時，注意力要集中。陽明想借此比喻，要人們對於各

種物欲必須經常加以省察克治，從而順應天理。

5. 斬釘截鐵：形容做事有決斷力，語出《景德傳燈錄》卷

十七云：「唐末洪洲雪居道 禪師謂眾曰：學佛法底人

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

口裏底是什麼？」（《大正藏》五十一冊，頁三三五中

）。另《碧巖錄》卷二亦曰：「垂示云：斬釘截鐵，始

可為本分宗師。」（《大正藏》四十八冊，頁一五七上）

6. 如容與姑且容許。

7. 端拱端坐拱手，表示省察克治工夫完成，自然與天理合

，即可輕鬆愉快。

8. 何思何慮語出《易經繫辭傳下》（第五章）云：「子曰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

思何慮？」。《傳習錄》一四五條「答周道通書」，引

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陽明答「云殊途，云百慮

，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有一

個，更有何思何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

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

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聖人分上

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尹川卻是把作效

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王守仁，前揭書，

頁五十一）。

9. 思誠擇善固執，修至極致，自然可徹證本性。《中庸》

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

而固執之者也。」也就是說「思誠」即省察克治的工夫

。

10. 王守仁撰，前揭書，頁一〇一三。

11. 同上註，頁二二三。
12. 同上註，頁十九一二〇。
13. 四正斷如《雜阿含經》卷三十一，經云：「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生欲，方便精勤心攝是為斷斷；未起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攝是名律儀斷；未起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隨護斷；已起善法增益修習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修斷，爾時世尊即說偈言：「斷斷及律儀，隨護與修習，如此四正斷諸佛之所說」」（《大正藏》第二冊，頁二二一中一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全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八修正版），頁二〇四。
14. 引自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八修正版），頁二〇四。
15. 《金剛經》，收錄於《大正藏》第八冊，頁七五一下。
16. 同上註，《大正藏》第八冊，頁七五〇中。
17. 《般若心經》，收錄於《大正藏》第八冊，頁八四八下。
18. 《大乘密嚴經》，收錄於《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七四〇下。
19. （明）王守仁撰，前揭書，頁三十二。
20. 「真己」就是《楞嚴經》所云：「如來藏，本無生滅。」
21. 「（《大正藏》第十九冊，頁一一八中）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語出《中庸第一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意謂：君子在人不見之處異常警戒謹慎，在人聽不到之所，也常惶恐畏懼。可睹可聞者色與聲。不可睹不可聞者是心的本體「真己」。平常人日常生活見色聞聲之際祇知有可聞可睹之聲色，而不知有不可聞不可睹的「性真」，此「真己」是寓於尋常聲色，而不流於聲色。《傳習錄》一二五條云：「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王守仁，前揭書，頁三十三）。而有關不睹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的問題，陽明的回答是：「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王宗仁，前揭書，頁九十二）。王龍溪言：「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參見《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一，頁九十四）。岡田武彥說：歸寂派雖提倡戒慎，但認為戒慎是「不睹不聞」之本體上的工夫，而不是發用上的工夫。否則就不能超越有無之空相擺脫內外之迷惑，而使本體工夫一以貫之。參見其著

作《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頁一二八)

22. 「認賊作子」，出自《楞嚴經》卷一曰：「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大正藏》第十九冊，頁一〇八下）。意謂：以好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為真心，等於是認賊為子。

23. 語出《碧巖錄》卷一第三條：「二十年來曾苦辛的注釋：自是爾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瓜。」（《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一四五上）；王曉昕（二〇一八）頁一七七，未列出處；而鄧艾民（二〇〇〇），頁一四〇，列卷三是錯誤的。

24. 曰仁是徐愛的字，「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人，從守仁游，守仁器之，妻以女弟，舉正德進士。歷官南工部郎中，守仁良知之說，學者初多未信，愛疏通辨析，暢其指要，年三十一卒，守仁哭之慟」。語出葉聖陶點校，《傳習錄》（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二〇一八），頁三。

25. 真知即是行。《傳習錄》（第五條）陽明語：「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便是……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王守仁，前揭書，頁四），即知行合一之義。

26. 王守仁撰，前揭書，頁三十二。

27. 《楞伽師資記》中「慧可傳言：『於眼起定念不斷，觀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萬物皆然也』。」（《大正藏》第八十五冊，頁一二八六上）

28. 同上註，《大正藏》第八十五冊，頁一二八三上。

29. 《大乘入楞伽經》，收錄於《大正藏》第十六冊，頁六一九下。

## 悟觀法師新書發表會

紀念深水觀音禪寺建寺四十五週年，住持悟觀法師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七日於禪寺舉行兩場新書發表會，發表三本新書《般若禪，如來使：心印曉雲導師、開良師父》、《弘願深如海》、《慈意妙大雲》。